每个人都是一块铭牌

陈定学

我读到武歆的长篇散文《师傅》，第一个想到的人竟是我的一位堂叔。

说起来他比我还小几岁，论辈分却是族里的长辈。我们两家不算至亲，关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，正好五服。他的大名我早忘了，只记得小名叫全有。大概是想让自己配得上这个名字，他总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，跟我们说话时，也总带着长辈的口吻，这个该这样，那个该那样。若有人不服气，他便脖子一梗，摆出长辈的架势：你娃子晓得啥子。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倒真让人忘了他其实比我还矮半个头。

堂叔在家排行老三，大概是因为他的气势更像——不知道是哪天，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的——师傅，后来我们再见面，都喊他为三师傅。

在我年幼的记忆里，“师傅”二字分量极重——能被这般称呼的，都是有真本事的人。比如铁匠、石匠、瓦匠、补锅的、修车的都尊称为师傅。堂叔的父亲陈安勤，便是位石匠，我喊他勤爷。我见过他一手握錾子一手拿小锤在青石板上刻字，石屑飞溅间，笔画竟如行云流水般浮现，当时只觉得勤爷真是太有本事了。后来见有人来请他干活，恭敬地喊他陈师傅，也就是那时候，我把师傅和有本事的人联系在一起。别处我不敢说，在我的老家农村，无论你把庄稼种得多好，都不会有人叫你一声师傅。师傅带有城镇手工业者和工厂的印记。我们称堂叔为三师傅，起初带着几分戏谑，后来不知咋的，叫着叫着，便觉得这样反而成了对他的尊敬。再后来师傅就跟“同志”“你好”“老板”一样，成了对陌生人的通用称呼，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，虽盛极一时，却也如过眼云烟般渐渐淡去。

读罢武歆十二个师傅的故事，我对师傅这个称呼的敬畏更甚。我发现每一个师傅都是一块铭牌，他们的身上都有钢打的印记标注着：大锤杨卫东、小锤老李，两个人配合，能将枯燥的工作敲击成演唱会；剪板机白胖李剪下的钢板能够做到不错一厘米（毫米）……

我是学工科的，二十岁分配进工厂，尽管后来辞职，依旧做的是工厂的活儿，自然跟师傅们打交道多。我读《师傅》不是一口气读完，而是逐个品读那些师傅的故事，看完一个便放下书，静静联想：这个师傅像我接触过的哪一位呢？

十二个故事的联想难以一一列举，我便以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的联想为例，权当对全书的呼应。

第一篇是大锤杨卫东的故事，其中提到他看图纸的励志故事，我立刻想起了我刚分配到工厂时遇到的第一个师傅，他叫姜建军。那时候正赶上工厂新项目安装上马，我被分配到车间时，安排我到电工组学习，姜师傅是电工组组长，他精通图纸，或许正是因为这手本事，安装过程才顺畅了许多。他能有这些本事，当然是与他勤奋学习有关，我住的单身楼与厂图书馆紧邻，就经常能看见姜师傅从图书馆借一摞书出来。

最后一篇是电气焊王岳翰，这是我唯一一次不是想到我相识的哪位师傅，而是想起了我高中的物理老师王大同，他也是因为一手电焊绝活——盲焊，常被请去处理危险地段——那些眼睛看不到的地方。有一次，要在十几米高的空中焊接一条管线，用工单位对这段管线要求特别高，就有人介绍了他，他凭着自己的绝活一次成功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他在课堂上讲课时说的，我没有考证。后来他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分到县一中，成了一名真正的老师——物理老师，这一点与王岳翰颇为相似——他后来也成了一名业余的电焊专业培训老师。

合上最后一张书页，秋雨还在清洗空气，推开窗，桂花的香气更加浓郁纯粹，就像《师傅》，无论岁月多久，也不论经历多少浮尘，而真正意义上的师傅，正如拂去尘土的铭牌，总是熠熠生辉。书中有个细节令我沉思：作者多年来雷打不动，坚持每年正月初三去师傅家拜年。这个简单的行动，恰恰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：要尊敬师长。而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，本身就是一块熠熠生辉的人生铭牌。

微书评

商 皓

●苏童著《蛇为什么会飞》

故事以千禧年前后的南方火车站周边为背景，从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蛇灾切入，串联起南下寻明星梦失败的金发女孩等都市人物的荒诞命运。

●叶克飞著《古龙的朋友圈：比小说都好看》

叶克飞以武侠巨匠古龙的社交网络为独特切口，串联起他与倪匡、金庸、三毛、林清玄等数十位文化、影视界好友的往事。作者从酒局闲谈、片场旧事、文坛掌故这些鲜活的生活碎片入手，复原了横跨文学、书画、影视领域的旧时文化圈生态，也还原出那个爱酒重义、真性情的古龙。

●刘华杰著《舍象与秋水变焦》

刘华杰坚信，解析世间万物，离不开“舍象”与“变焦”。“舍”是忽略变化多端的表象，回归事物的本真。“变焦”则是不断调整观察事物的角度，从不同侧面接近、读取同一件物事。而这恰恰就是AI时代赋予他的唯一特质。

●[英国]戴安娜·阿西尔著《昨日清晨》（曾嵘译）

本书是英国知名文学编辑、作家戴安娜·阿西尔的童年回忆录。借由这份回忆，阿西尔完成了对自我来源的追溯：我们是谁，很大程度根植于童年的土地、家庭，以及那些喜悦与伤痛交织的经历。



喜柿连连 刘新尧

心 肠

冯 磊

木心论左拉，提出“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头脑、心肠、才能三者合一”，“单凭头脑、才能，不能够创造艺术，多多少少要有一份心肠的。”

他屡屡提到“心肠”一词。我觉得，大致就是“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”或者“以什么姿态说话”。

西方雕塑《拉奥孔》，讲述了拉奥孔与儿子被大蛇咬死的故事。其间的缠绕、搏斗、呼喊、挣扎，是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——力的作用使人的躯体扭曲、变形。观赏者静下心来，则可以发现这组雕塑的背后似乎有双眼睛，充满悲凉的意味，在审视着这出悲剧。

与喜剧相比，悲剧的东西更感性，更能打动人。拉奥孔说出了特洛伊木马的秘密，因此受到希腊保护神的惩罚。人与命运的抗争，良知与阴谋的周旋，至此达到高潮。

这双莫须有的眼睛，就是作品的精神内核。它在观察世界，注视苦难，探究人性，思考细节。如果没有这些，所有的雕塑作品都只是一块石头，一堆泥巴，一张卷纸，一地破铜烂铁。这块石头就没有了温度，没有了人的力量和感觉。

精神的内核，赋予“物”以知觉。“核”最重要。这个“核”，是艺术家的心肠，也是作品的心肠。无论如何，艺术家要有个立场。艺术，很难耍滑头。

●华夏地名丛谭

北京中轴线：人类文明皇冠上的明珠

谭汝为

从宏观上看，北京历史地名体现传统建筑的严整格局，例如东四（牌楼）-西四（牌楼）、东单（牌楼）-西单（牌楼）、东安门-西安门、东华门-西华门、左安门-右安门、东直门-西直门等，都是东西对称的。

2024年7月27日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，将“北京中轴线——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至此，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。这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可，也昭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。

北京钟鼓楼及周边的街区，其肌理与历史功能形成于13世纪元大都时期并延续至今。景山、故宫、端门、天安门、外金水桥、正阳门，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。再向南至永定门，其规划格局与主要建筑群形成于16世纪中叶明北京外城的建设。天安门广场及其他建筑的建设时代为20世纪50至70年代，但其规划格局依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形态：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“中”轴线的走向，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对称的布局。纵贯老城南北的北京中轴线历经元、明、清及近现代，超过七个世纪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至今，具有突出的连续性，至今依然生机盎然。

中轴线的南端，是与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，即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坛庙，俗称“一亩三分地”。如今这里已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。

北京中轴线保留了15个历史文化建筑遗产的构成要素，即钟鼓楼、万宁桥、景山、故宫、端门、天安门、外金水桥、太庙、社稷坛、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（天安门广场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、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）、正阳门、南段道路遗存、天坛、先农坛、永定门。如果从北至南一一展示其点位，恰似展映一部纪录片——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、1000多年的建都史，870年前设金中都、700多年前设元大都、600多年前建明都、380年前建清都，11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，历史的画卷都投射在这条中轴线上，落笔不凡，史载千秋。

北京中轴线是活化的文化遗产，是物化的艺术结晶，是高度凝练的文化经典；集中体现出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观念、创造智慧、艺术传统和美学精髓；标注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特征，昭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系统性和创新性。在人类文明的皇冠上，北京中轴线犹如明珠闪烁，熠熠发光。